

§ 萬人孤軍大撤退(5)/歸鄉之路

離開亞美尼亞高原後，萬人大軍雖然暫時擺脫了波斯正規軍的追擊，卻沒有真正脫離險境。

前方是一望無際的群山，腳下是崎嶇難行的羊腸小徑，四周散布著不願臣服任何王國的山地部族。

他們熟悉每一道山谷、每一塊岩石，只要希臘人稍有鬆懈，箭矢便會從密林與峭壁間飛射而來。

首先攔住他們的，是陶克山民（Taochi）的山寨。

高聳的石牆築在懸崖之上，山民誓死抵抗，甚至寧可攜家帶眷躍下深谷，也不願落入外人之手。

希臘人雖然最終奪得寨中的糧食，卻沒有人因勝利而歡呼。

望著散落山谷的屍體，色諾芬沉默許久。他知道，這不是征服，而只是為了讓更多同胞活著走下去。

翻越數座高山後，又有一支披著厚重甲冑的山地部族擋住去路。

他們利用狹窄山道反覆襲擾，巨石與標槍不斷自高處落下，使萬人大軍寸步難行。

色諾芬命令部隊化整為零，輪番掩護前進，歷經數日苦戰，終於突破封鎖。

然而隊伍中已有不少熟悉的面孔永遠留在山道兩旁，再也無法踏上返鄉之路。

接下來的日子，他們一路向北，穿越一片又一片荒涼的北境。

沒有完整的道路，也沒有可以安穩過夜的村莊。

白天翻山越嶺，夜晚蜷縮在冰冷的岩壁下；糧食不足時，只能靠野果、樹根，甚至宰殺馱運物資的牲口充飢。

有人因傷勢惡化倒下，有人因寒冷長眠雪地，也有人望著北方默默流淚，不知道故鄉是否仍有人等待自己。

然而，每當隊伍陷入絕望，色諾芬總會騎著戰馬巡視全軍。

他不再只是當年那位隨軍同行的雅典青年，而是真正肩負數千人生死的統帥。他沒有向眾人許下虛幻的希望，只是一遍又一遍地說道：

「向北走。」

「只要一直向北走，終有一天，我們會看見大海。」

沒有人知道那一天還有多遠，但這句話，成了萬人大軍唯一不曾熄滅的信念。前方依舊是層層山巒，在那看不見盡頭的地平線後方，一片蔚藍的大海，正靜靜等待著這支歷經苦難的歸鄉之師。

§ 海啊 海啊

北風依舊刺骨。

這一天，萬人大軍像往常一樣，在黎明前便收拾行裝，沿著蜿蜒的山徑繼續向北前進。

沒有人知道今日會走到哪裡，也沒有人敢奢望終點就在眼前。

經過數月的跋涉，所有人的臉上都刻滿疲憊，鎧甲早已失去光澤，披風磨得破爛不堪，腳上的皮靴更是沾滿泥濘與積雪。

隊伍最前方，是擔任前鋒的輕裝部隊。

他們沿著陡峭的山脊一步步攀登，眼前只有灰白色的岩石與雲霧。

山風吹過耳際，發出低沉的呼嘯聲，彷彿天地之間只剩下這支孤獨的軍隊。

忽然，一名士兵停下腳步。

他怔怔望著遠方，整个人像被雷擊一般。

「那……那是什麼？」

身旁的同伴順著他的目光望去，只見層層山巒盡頭，竟出現一道淡淡的深藍色光帶。

起初沒有人敢相信自己的眼睛。

有人揉了揉雙眼，有人急忙爬上更高的岩石。

隨著晨霧逐漸散去，那片藍色愈來愈廣闊，在陽光照耀下閃耀著銀白色的波光。

那不是湖泊，也不是河流，那是一望無際的大海。

剎那間，前鋒士兵放聲大喊：

「Thalatta! Thalatta!」(海啊！海啊！)

他的呼喊在山谷間迴盪。

第二個人跟著高喊，第三個人，第四個人。

轉眼之間，整條山脊都響起震耳欲聾的歡呼聲。

「海啊！海啊！我們看見海了！」

聲音像潮水一般，一波接著一波向後方傳去。

後面的部隊不知道前方發生了什麼，只聽見山頂不斷傳來歡呼。

有人以為遭到敵襲，急忙舉起盾牌；有人拔出長劍，準備迎戰。

直到消息傳來——

「是海！黑海！」

「我們回到希臘人的世界了！」

頃刻之間，整支軍隊沸騰了。

數千名士兵爭先恐後向山頂奔去，顧不得疲憊，也顧不得身上的盔甲。

他們站在山巔，望著遠方波光粼粼的黑海，有人大笑，有人大哭，有人跪倒在地親吻腳下的岩石，也有人雙手高舉，向眾神獻上最真誠的感謝。

許多老兵抱在一起失聲痛哭。

他們想起那些倒在庫那克薩平原的同袍，想起凍死在亞美尼亞雪原的戰友，也想起那些永遠留在山谷與峭壁間的名字。

他們沒有走到今天。

但他們的夢想，終於由活著的人親眼看見。

色諾芬緩緩走上山頂。

他沒有像士兵們那樣歡呼，只是靜靜凝望著遠方的大海。

從庫那克薩戰役至今，數月的苦難如走馬燈般掠過眼前：將領遭誘殺、全軍失去指揮、波斯騎兵的追擊、冰雪覆蓋的高原、飢餓、疾病，以及一次又一次看似沒有盡頭的群山。

如今，這一切終於有了答案。

他深深吸了一口帶著鹹味的海風，心中默默說道：

「我們做到了。」

他知道，這並不是旅程的終點。

萬人大軍仍須沿著黑海南岸西行，還要面對新的考驗，才能真正踏上返鄉之路。

然而，當那片無邊無際的海洋映入眼簾時，每一位希臘人的心中，都重新燃起了希望。

因為他們知道——故鄉，已經不再遙不可及。

§ 特拉佩祖斯



兩天後，萬人大軍終於沿著山路緩緩下行，抵達黑海南岸的希臘殖民城——特拉佩祖斯(Trapezus)。

城門尚未開啟，守軍便已站滿城牆。

當他們望見遠方那支衣甲殘破、旌旗破碎的軍隊時，所有人都愣住了。

「是希臘人！真的是希臘人！」

消息很快傳遍全城。

老人、婦女、孩童紛紛奔向港口與城門。

誰也沒有想到，這支自波斯腹地走出的軍隊，竟真的能穿越千山萬水，活著回到黑海。

城門大開。

居民捧著麵包、乳酪、葡萄酒和熱騰騰的麥粥迎接這群歷劫歸來的同胞。

許多士兵接過食物時，雙手仍不停顫抖；有人狼吞虎嚥，有人卻只是望著手中的白麵包，久久說不出一句話。

一名白髮老婦人輕輕替年輕士兵整理凌亂的披風，柔聲說道：

「孩子，你們回家了。」

短短一句話，讓那名士兵再也忍不住，掩面失聲痛哭。

休整數日後，色諾芬召集全軍，在城外山坡舉行祭典。

一座座石壇很快築起，祭司點燃聖火，潔白的祭牲被牽到祭壇前。

全軍整齊列隊，向宙斯、雅典娜、阿波羅以及一路庇佑他們的眾神獻上祭品。

火焰緩緩升起，青煙直上天際。

所有人低頭默禱。

感謝神明讓他們活著走出波斯帝國，也祈求仍在前方的道路能平安順遂。

祭典結束後，色諾芬沒有立刻解散軍隊，而是命人在山坡上豎起一排木柱。

每一根木柱，都刻上一位戰死同袍的名字。

有些名字旁邊，還掛著他的盾牌或折斷的長矛。

微風吹過，木牌輕輕碰撞，發出細微的聲響。

全軍默默站立，沒有人說話。

他們知道，若沒有這些倒下的人，今天站在這裡的人，或許早已葬身異鄉。

色諾芬向前一步，將自己的長劍放在祭壇前。

他低聲說道：

「願諸位英靈安息。」

「你們沒有回到故鄉，但希臘永遠記得你們。」

數千名士兵同時舉起右手。

沒有吶喊，沒有歡呼。

只有海浪一遍又一遍拍打著岸邊，像是在替那些長眠異域的亡魂，吟唱最後的送別。

翌日，城中舉辦盛大的競技大會。

摔角、拳擊、短跑、標槍、擲鐵餅，一項接著一項展開。

久違的笑聲再次響起。

年輕士兵互相較勁，老兵則坐在一旁，一邊喝著葡萄酒，一邊談論這一路走來的生死經歷。孩子們圍繞著士兵，好奇地聽他們述說雪原、峽谷與波斯大軍的故事。

色諾芬站在港口，望著停泊的一艘艘商船。

海風吹拂著他的披風。

眼前，是熟悉的希臘世界；身後，則是那片剛剛走出的遼闊亞洲。

就在此刻，他忽然明白，這場遠征帶給他的，已不只是求生。

它讓他親眼見識了波斯帝國的廣闊，也見識了希臘人的勇氣與團結。

或許，這支萬人大軍雖然只是傭兵，卻已向整個希臘證明了一件事——

波斯，並非不可戰勝。

這個念頭，在色諾芬心中悄然萌芽。

多年以後，它也將深深影響希臘世界對東方的想像，並成為後世無數征東者心中的一道火光。

§ 新的使命

黑海的海風，一天天吹散了萬人大軍身上的硝煙。

經過數日休整，士兵們的臉色漸漸恢復紅潤，傷兵重新站了起來，破損的盾牌與長矛也一一修補完成。

港口再次響起商船進出的號角聲，街道恢復往日的熱鬧，彷彿戰爭從未來過。

然而，每個人心裡都明白，真正的歸鄉，仍有一段漫長的路。

這一天，各部隊的將領聚集在城中的議事廳。

有人主張立即租船返回希臘；有人希望繼續接受雇傭，以賺取返鄉所需的酬金；也有人認為，這支歷經百戰的軍隊不該就此解散，而應保留下來，等待新的使命。

眾人爭論不休。

色諾芬始終沒有開口。

直到所有人的目光都望向他，他才緩緩站起身。

「我們從庫那克薩一路走到這裡，不是因為兵力最多，也不是因為武器最好。」

他環視四周，聲音平靜而堅定。

「而是因為我們始終沒有放棄彼此。」

「無論將來各位選擇返鄉，還是繼續征戰，我希望大家都記住一件事。」

他停頓片刻。

「希臘人，只要能夠團結，就沒有翻越不了的高山。」

議事廳內，一片寂靜。

沒有人鼓掌，也沒有人歡呼。

因為所有人都知道，這句話，是數千名戰死弟兄用生命換來的答案。



數日後，萬人大軍再次整裝出發。

只是這一次，他們不再向東，隊伍沿著黑海南岸緩緩向西行進。

(Istanbul 伊斯坦堡在當是稱為拜占庭 Byzantium)

道路依舊漫長，卻不再充滿絕望。

一路上，希臘殖民城邦紛紛派人迎接這支傳奇軍隊。

人們爭相詢問波斯帝國究竟有多遼闊？

幼發拉底河是否真如傳說般寬廣？

亞美尼亞的冰雪是否終年不化？

那些不可一世的波斯騎兵，是否真的會在希臘重裝步兵面前退卻？

士兵們一一回答。

而每一個故事，都讓聽者露出驚訝的神情。

不知道從什麼時候開始，一句話漸漸流傳於希臘各地：

「如果一支失去統帥、深入敵境的傭兵，都能從波斯腹地走向希臘人的世界，那麼，波斯帝國真的不可戰勝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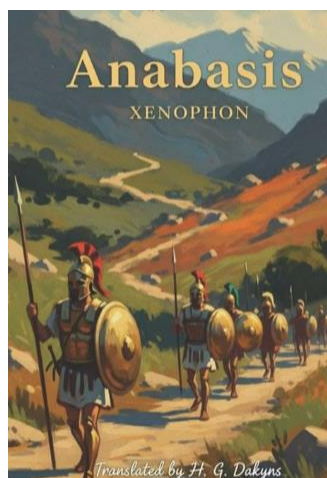
這個疑問，像投入湖面的石子，在希臘世界激起一圈又一圈漣漪。

多年後，斯巴達國王 Agesilaus II 率軍渡海東征，將戰火重新帶回小亞細亞。

再過數十年，一位來自馬其頓的年輕國王——Alexander the Great——更將率領大軍跨越赫勒斯滂海峽，徹底改寫東西方的歷史。

而這一切的開端，並不是一場輝煌的勝利。

而是一群身陷絕境的人，憑著勇氣與信念，一步一步走出了波斯帝國。



多年以後，色諾芬提起筆，將這段經歷寫成一本書。

他沒有刻意渲染自己的功績，也沒有歌頌戰爭的榮耀。

他只是希望後人記得，那些曾經並肩作戰、卻長眠異鄉的同伴。

也希望後世的人知道——

真正的英雄，不是在戰場上百戰百勝的人。

而是在絕望之中，仍然帶領同伴繼續向前的人。

當最後一行文字寫下時，色諾芬緩緩放下筆，望向窗外蔚藍的愛琴海。

海風依舊。

只是那一聲震撼天地的呼喊，始終沒有從他的記憶中消失。

「海啊！海啊！」

那不只是萬人大軍重見黑海時的歡呼。

更是人類在絕境中，對希望永不放棄的呼喊。

後記：

萬人軍抵達拜占庭時，距離庫那克薩戰役已近一年。

然而，拜占庭並沒有能力長期供養這一萬多名士兵(剩下六千多人)，萬人軍因為沒有薪餉，仍然四處漂泊。

因此他們後來又離開拜占庭，一度替色雷斯國王塞烏特斯（Seuthes）作戰。

最後接受斯巴達將軍提布隆(Thibron)的招募，前往小亞細亞對抗波斯。